

周末，我与妻带着上小学的女儿回老家。早饭即将结束，幼小的侄子侄女凑到灶台跟前，盼望着跟往常一样享受一种美食——玉米糝子呱呱。可是这一次，他们俩失望了。母亲心细，知道城里的小锅小灶做不出地道的呱呱，便将这份美味均分给他们姊妹三人共享。

大铁锅里玉米糝子已经作为主食舀完了。只见母亲在灶膛里重新生火，添入些许树叶、玉米棒子皮之类的柴火进去。不一会儿，锅盖掀起，大锅里热气腾腾。这时，母亲把早餐时拌凉菜的汁子滴入锅内，随着“刺啦”声起，香气扑鼻。有时候早饭后没有凉菜汁子剩下，母亲索性给锅里加盐拌醋，放入油泼辣子。倘若孙儿们听话学乖，没有闹腾惹事，母亲也会加一勺大肉臊子，以示褒奖。

锅铲入手，先铲掉锅内最外圈的糝子与呱呱的混合物。接着，用锅铲将集中于锅底呱呱中央处的汁子、拌料，抑或臊子向外向上刮开，一圈圈抹平，直至延伸到呱呱的边沿。等到呱呱彻底与之交融，温度进一步攀升之时，母亲便将锅铲从怀前至对面划动，一下一下，一条一条。锅铲在锅内做着

优美的弧线运动，从右至左，舒缓而有力度。随着锅与铲摩擦声有规律地响起，呱呱便在锅内成型、卷曲，变得黄亮而诱人。盛入碗碟之中，姊妹三人个个喜笑颜开。呱呱越是厚实，越是有嚼劲，越是细嚼慢咽，越是津津有味。女儿平日里吃不到，母亲特意给她多盛了些。懂事的女儿将多出的一部分自觉地分给了弟弟和妹妹。“孔融让梨”的故事入脑入心，付诸行动。

搅团呱呱同样富有吸引力，大人小孩都心仪。搅团舀尽，大铁锅锅底总会粘着厚厚的一层，这是吃搅团的副产品。灶膛里生火，用烧火棍将燃着的柴火拨至两侧，还得用玉米秸秆叶子、麦糠之类的软柴火，否则你立刻就会闻到锅底中央的焦糊味，因为锅底的部分离火近，更易受热。火焰舔食着铁锅外层，锅内噼啪作响。这个过程专业叫法是撮呱呱。撮，先用火，再用铲。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超市里出售的锅巴灵感大约来自搅团呱呱。如今，锅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不同原料、配料与风格，揀拔了多少儿童、少年、淑女、少妇的食欲啊！

记得有一回，我与朋友相约上街打牙祭。我们正享用着“水围城”呢，突然瞥见邻桌上硕大的搅团呱呱。你一定想象不到，它不是一片片的，而是一只巨大而完整的“尤物”。形若深口大铁锅，金黄、挺拔，令人垂涎。开口处大约二尺有余，高度一尺有余。桌面上的碗碟的尺寸顿时黯然，因为它们为邻的是如此耀眼的庞然大物。我们只是出于羡慕便多看了几眼，想不到邻桌的女士们慷慨奉送了一份。我们拥有何等的福气，能消受得起这份美味啊！这家店名叫岐周搅团，是西府美食的一张亮丽名片。

米饭呱呱与搅团呱呱类似，

只是食材不同，米香绵长，呱呱甜香。

读师范期间，有一天我专程上街去吃擀面皮。令人失望的是，卖主告知我售完了，只剩下呱呱，还不失时机地鼓励我来一盘纯呱呱尝尝鲜。真是不尝不知道，一尝离不了。与擀面皮相比，面皮呱呱更有嚼头，更耐人寻味。如果说吃面皮是中级享受，那么嚼呱呱便是高级犒赏。从此以后，面皮呱呱便深深地攫住了我的心，牢牢地把控了我的胃。但凡面皮入口，必有呱呱相伴。

一条条Q弹的面皮呱呱做成了。斜刀切片，一片片椭圆依次排列。要及时用手撕开切片(热呱呱会粘连成一坨的)，浇上专用的料汁，人间美味横空出世。

洋芋呱呱是甘肃天水一带的知名小吃。然而洋芋呱呱虽名曰呱呱，其实却与搅团同质。不用说，味道当然是燎扎咧。

“呱呱脸”是说小孩子不肯洗脸，或者从前一些缺水的地方人们不常洗脸，脸上的垢甲起了皮，形如呱呱；又指人脸皮厚，不害羞。

爱吃呱呱天性使然，然而做呱呱脸就赔笑大方了。

日前，惊悉曾任母校西北大学校长的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张岂之先生在百岁高寿之际溘然长逝，我悲痛之余，不禁怀念起在校期间与毕业以后倾听老校长的高谈阔论的那些日子，思绪纷然，那段难忘的岁月又浮现眼前。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我曾在西北大学求学。那时正值思想大解放，各种思潮扑面而来，令人目眩神迷。那时，我听说时任历史系主任、著名思想史家张岂之先生在讲授中国思想史，于是，便在紧张的学习间隙，曾与同班的王荣同学一同去旁听过几次。那些课程让我对中国思想发展史有了初步了解，获益匪浅，也对我的三观形成起到了导向作用。可惜后因课业紧张，我没有坚持听下去，至今遗憾不已。

毕业后，我在几次文化与国学活动中也看到了张岂之先生的身影。印象最深的是 2015 年 12 月 19 日，在陕西省孔子学会 2015 年年会暨“儒学价值及其当代意义”研讨会上，我聆听了时年 89 岁高龄、担任陕西省孔子学会首席顾问的张岂之先生的主旨发言。他提出“陕西学者已经到了‘敢为天下先’的时候”的论断，令人深受鼓舞。

张先生是在谈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意义和陕西学人的责任担当时说这番话的。他说：“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有了千载难逢的好机遇，我们应当走在时代的前面，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鼓与呼，为人类的共同命运打造美好的前景！”“在过去我们总觉得自信心不足，不敢冒尖，现在到了应当改变的时候了。在儒学中，特别是从宋代在陕西开始的关学，就全国而言，我们现在已走在前面。”张先生说：“过去‘不敢为天下先’的陕西学者，现在已经到了‘敢为天下先’的时候。”说到这里，全场掌声雷动。这一席话对于守正有余、创新不够的陕西学者乃至陕西人来说，振聋发聩。

张先生守正创新，教学之余，在历史学尤其是中国思想史研究方面开拓创新，硕果累累。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他主编的著作有：《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学说史》《中国历史大辞典·思想史卷》《中国儒学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以及《陕西通史·思想史卷》《中国历史》（六卷本）。他自著有《顾炎武》《儒学、理学、实学、新学》《春鸟集》《中华人文精神》，并主编《华夏文化》杂志。

自聆听了张先生“敢为天下先”的演讲后，我从西北大学出版社找来张载的著作进行了研读，并撰写了《张载家训》《张载的变化气质之道》等文章，发表在《当代陕西》上。张载家训已众所周知，不再赘言。《张载的变化气质之道》一文指出：张载认为人是可以教育和教化的。他赞同孔子提出的“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但对孔子所说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并不苟同，他提出了“变化气质”的基本理论，认为人同世间万物一样，均来自天地宇宙，一方面禀赋太虚的本质属性——至善的“天地之性”，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人性本善；另一方面禀赋阴阳二气的属性——有善有恶的“气质之性”，因此产生了人性中的“恶”，现实中从而有了圣贤、凡人和不肖之人的存在。这就是张载的“变化气质”之道。

张岂之先生的夫人孟昭燕女士也是西大教授，她和张岂之先生都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高才生，我想他们本来可以留在母校或京城的其他高校和科研院所，但他们伉俪却选择了大西北的西北大学。由于历史原因，西北大学不属于教育部直属，待遇比不上教育部直属的高校，张岂之先生与孟昭燕女士这种放弃优越条件、来西北为祖国培育人才的高风亮节和奉献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值得大大地点赞！

张岂之先生清瘦，人瘦学问却肥，精神矍铄，有汉代风骨。孟教授丰腴，犹如唐代仕女，有盛唐风韵，她给我们教授过“戏剧概论”课，一字一板，有板有眼，使我们对戏剧历史和美学有了初步了解，掌握了戏剧鉴赏的常识。同时，配合教学，孟老师还带领我们到西安易俗社观摩过几场秦腔戏。

韩愈在《师说》一文中指出，老师的作用是传道、授业、解惑，张岂之先生和夫人孟昭燕女士就是在我们成长求知的关键时候给我们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先生，引导我们走正道、掌握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人生岔路口不迷茫。如今他们虽然先后离开我们，但他们的音容宛在，他们的品德德行和辉煌著作将与世长存、泽被后人。

哲人虽逝 道脉长存

——怀念张岂之校长和孟昭燕教授

○王新民

诗 歌 苑

古 坝 (外一首)

○孙小群

由泥土塑形
藏着大地的心跳
蕴着四季风霜雨雪的密语
裹着草香，夹着雷鸣
浸了月光，沐了冬阳
经受了一千摄氏度的炙烤
才塑造出坚强不屈的脊梁
虚怀若谷的腹腔
潜伏着无限可能的共鸣
只需“知音”一声气息的呼唤
那苍凉的风声、跳跃的天籁
涌动的光阴、翻滚的情绪

都会在腔体里发出回响
指尖调度着十孔的歌唱
奏响七千年雄浑古雅乐章

山里的老两口

山风潦草梳过的头发
都尽染霜华
在颓圯、斑驳的老屋前
修整着篱笆
一头奶牛探头在侧屋门口
它或许是全家的生活来源
山外人好奇地打探
老爷子抽着旱烟沉默不语
老妈妈忙解释——他听不到
他们把多余的声色还给了自然

一问一答中
山外人看到了
老妈妈纯美的笑颜
足以惊艳
所有山外人的幸福流年



即梦 AI 生成图

人 物

刘鑫：让公共艺术成为社区生活的日常

○刘阳

当艺术走出美术馆的白墙，走进街巷与社区，它便不再是少数人的“圈内话语”，而成为公众可以触摸、可以对话的日常。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更新战略的深入推进，公共艺术正经历从“空间装点”到“社会参与”的深刻转型。在这一背景下，“参与式策展”这一方法论逐渐进入业界视野，为公共艺术生态的构建提供了新的可能。

北京全噬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全噬美术馆馆长刘鑫，深耕艺术领域二十载，是该方法论的早期探索者与持续实践者。他对公共艺术的发展瓶颈有着长期观察：“传统的公共艺术项目往往以艺术家的个人表达为核心，观众只是一个被动的‘观看者’。艺术被放置在公共空间里，却未必与公共本身发生真正的连接。”

在刘鑫看来，公共艺术区别于美术馆艺术的核心，在于其“公共性”——它应当回应社区的需求、激发公众的情感，成为人与人之间对话的媒介。要达成这一目

标，策展的逻辑必须从“以作品为中心”转向“以参与为中心”。

“参与式策展”正是这一转向的方法论概括。刘鑫将其总结为三个层次：首先，在创作阶段引入社区意见，使作品主题与在地文化产生关联；其次，在呈现阶段设置互动机制，让公众不仅仅是“参观”，还能“介入”；最后，在运营阶段保持开放性，让作品随着时间与使用者的反馈不断生长。

理论的价值最终需要通过实践来验证。近年来，刘鑫依托全噬美术馆持续推进“城市艺术闪光计划”公共艺术项目，将其作为“参与式策展”理念的重要实践平台。

与传统展览主要发生于封闭艺术空间不同，“城市艺术闪光计划”更加关注艺术与城市公共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项目通过策划主题展览、公共艺术展示、艺术家交流活动以及面向公众的文化参与项目，将艺术从单纯的展陈环境延伸至更广阔的城市文化场景之中，探索艺术与公众之间更加开放、多元的连接方式。

对此，刘鑫强调：“公共艺术

的价值不仅在于展示艺术作品，还在于激发公众与艺术之间的交流。艺术应当成为连接城市空间与社会生活的重要媒介，而不仅仅停留在专业艺术领域内部。”

作为项目总策划人，刘鑫长期负责项目整体规划、艺术资源整合以及公共参与机制设计。在项目推进过程中，他积极引入不同领域艺术家的创作力量，并结合城市文化特点与公众需求，推动形成兼具艺术性、开放性与社会参与性的公共艺术实践模式。

依托全噬美术馆的平台资源，“城市艺术闪光计划”逐渐形成了以公共参与为核心、以城市文化空间为载体的项目特色。该项目不仅丰富了公众接触艺术的渠道，也为公共艺术如何融入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实践样本。

作为全噬美术馆的主要运营者和策展人，刘鑫还主编了馆藏作品集《全噬暗皮书》。该书系统收录了全噬美术馆收藏的多件艺术作品，并结合其长期从事艺术收藏、策展与艺术评鉴工作的实践经验，对部分作品进行了专业